

陰符經并首

所謂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聖人尊之以天命愚其人而智其聖故曰天機張而不死地機弛而不生觀乎陰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聖人藏之於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見其跡者天機也故黃帝得之

以登天下湯武得之以王天下五霸
得之以統諸侯夫臣易而主難不可
以輕用太公九十非不遇蓋審其主
焉若使哲士執而用之立石為主刻
木為君亦可以享天下夫臣盡其心
而主反怖有之不亦難乎嗚呼无賢
君則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志巖

石以養其命待生於秦階世人以夫
子為不遇以秦儀為得時不然志在
立宇宙安能馳心丁走哉丈夫所耻
嗚呼後世英哲審而用之范蠡重而
長文種輕而亡豈不為泄天機天機
泄者沉三刼宜然故聖人藏諸名山
傳之同好隱之金匱恐小人竊而弄

之也

南陽諸葛亮識

此乃歐陽修所撰南陽諸葛亮識

七注陰符經

周子牙子姜尚注

漢留侯張良解

漢武侯諸葛亮釋

唐李淳風校正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

之者昌

注太公曰其一賊命其次賊物其次賊時其次賊功其次賊神賊命以一消天下用之以味賊物以一急天下用之以利賊時以一信天下用之以反賊功以一恩天下用之以怨賊神以一驗天下用之以小大

鬼谷子曰天之五賊莫若賊神此大而
彼小以小而取大天地莫之能神而况
于人乎

筌曰黃帝得賊命之機白日上昇殷周
得賊神之驗以小滅大管仲得賊時之
信九合諸侯范蠡得賊物之急而霸南
越張良得賊功之恩而敗強楚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
乎身

注太公曰聖人謂之五賊天下謂之五
德人食五味而生食五味而死无有怨
而棄之者也心之所味也亦然

鬼谷子曰賊命可以長生不死黃帝以
少女精炁感之時物亦然且經冬之草

覆之而不死露之即見傷草木植性尚
猶如此況人萬物之靈其機則少女以
時廣成子曰以為積火焚五毒五毒即
五味五味盡可以長生也

筌曰人因五味而生五味而死五味各
有所主順之則相生逆之則相勝久之
則積炁薰蒸人腐五臟殆至滅亡後人

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
矣是以至道淡然胎息无味神仙之

百數其要在抱一守中少女之術百數
其要在還精採炁金丹之術百數其要
在神水華池治國之術百數其要在極清
淨自化用兵之術百數其要在奇正權
謀此五事者卷之藏于心隱于神施之

彌于天給于地宇宙瞬息可在人之手
萬物榮枯可生人之身黃帝得之先固
三宮後治萬國鼎成而馭龍上昇於天
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注亮曰以為立天定人其在于五賊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注范曰昔伊尹佐殷發天殺之機克夏
之命盡而事應之故有東征西夷怨南
征北狄怨

太公曰不耕三年大旱不鑿十年地壞
殺人過萬大風暴起

亮曰按楚殺漢兵數萬大風杳冥晝晦
有若天地反覆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注良曰從此一信而萬信生故為萬變
定基矣

筌曰大荒大亂兵水旱蝗是天殺機也
虞舜陶甄夏禹拯骸殷繫夏臺周囚姜
里漢祖亭長魏武乞丐俱非王者之位
乘天殺之機也起陸而帝君子在野小

人在位權臣擅威百姓思亂人殺機也
成湯放桀周武伐紂項籍斬嬴嬰魏廢
劉協是乘人殺之機也覆貴為賤反賤
為貴有若天地反覆天人之機合發歲
敗之理宜然萬變千化聖人因之而定
基業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注良曰聖人見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其計在心彼此利者聖哲英雄道焉況用兵之務哉

筌曰中慾不出謂之啓外邪不入謂之閉內啓是其機也難知如陰不動如山巧拙之性使人无間而得窺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注太公曰三要者耳目口也耳可鑿而
塞目可穿而眩口可利而訥興師動衆
萬夫莫議其奇在三者或可動或可靜
之

筌曰兩葉掩目不見泰山雙豆塞耳不
聞雷霆一椒掠舌不能立言九竅皆邪
不足以察機變其在三者神心志也機

動未朕神以隨之機兆將成心以圖之
機發事行志以斷之其機動也與陽同
其波五嶽不能鎮其隅四瀆不能界其
維其機靜也與陰同其德智士不能運
其榮深聞不能窺其謀天地不能奪其
時而況于人乎

火生于木禍發必尅奸生于國時動必潰

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注 筌曰火生于木火發而木焚奸生于

國奸成而國滅木中藏火火始于无形
國中藏奸奸始于无象非至聖不能修
身鍊行使奸火之不發夫國有无軍之
兵无災之禍矣以箕子逃而縛裘牧商
容囚而蹇叔哭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注

良曰機出乎心如天之生如天之殺

則生者自謂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注

鬼谷子曰三盜者彼此不覺知但謂

之神明此三者况車馬金帛棄之可以
傾河填海移山覆地非命而動然後應
之

筌曰天地與萬物生成盜萬物以衰老
萬物與人之服御盜人以驕奢及與萬
物之上器盜萬物以毀敗譬自然而往
三盜各得其宜三才遞安其任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注

鬼谷子曰不欲令後代人君廣歛珍

寶委積金帛若能棄之雖傾河填海未
足難也食者所以治百骸失其時而生
百骸動者所以安萬物失其機而傷萬
物故曰時之至間不容瞬息先之則太
過後之則不及是以賢者守時不肖者

守命也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

注 筌曰人皆有聖人不貴聖人之愚既

覩其聖又察其愚復覩其聖故書曰專

用聰明則事不成專用晦昧則事皆悖

一明一晦衆之所載伊尹酒保太公屠

牛管仲作革百里奚賣粥當衰亂之時

人皆謂之不神及乎逢成湯遭文王遇
齊桓值秦穆道濟生靈功格宇宙人皆
謂之至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注鬼谷子曰後代伏思之則明天地不
足貴而況於人乎

筌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日之有數月

次十二以積閏大小餘分有定皆稟精
炁自有不為聖功神明而生聖功神明
亦稟精炁自有不為日月而生是故成
不貴乎天地敗不怨乎陰陽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
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注亮曰夫子太公豈不賢於孫吳韓白

所以君子小人異之四子之勇至而殺
身固不得其主而見殺矣

荃曰季主凌夷天下莫見凌夷之機而
莫能知凌夷之源霸王開國之機而莫
能知開國之機而莫能知開國之源君
子得其機應天順人乃固其躬小人得
其機煩兵黷武乃輕其命易曰君子見

機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機其神乎機者易見而難知見近知遠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
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注尹曰思之精所以盡其微

良曰後代伏思之耳目之利絕其一源

荃曰人之耳目皆分于心而竟于神心
分則機不精神竟則機不微是以師曠
薰目而聰耳離朱漆耳而明目任一源
之利而反用師於心舉事發機十全成
也退思三反經晝歷夜思而後行舉事
發機萬全成也

太公曰目動而心應之見可則行見否

則止

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於目

注 筌曰為天下機者莫近乎心目心能發目目能見機秦始皇東遊會稽項羽目見其機心生于物謂項良曰彼可取而伐之晉師畢至於淮淝苻堅目見其機心死于物謂苻融曰彼勍敵也胡為

少耶則知生死之心在乎物成敗之機
見于目焉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注良曰熙熙哉

太公曰誠懼致福

釜曰天心无思萬物有心歸恩于天老
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

仁以百姓為芻狗是以施而不求其報
生而不有其功及至迅雷烈風威遠而
懼通萬物蠢然而懷懼天无威而懼萬
物萬物有懼而歸威于天聖人行賞也
无恩于有功行伐也无威于有罪故賞
罰自立于上威恩自行于下也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注良曰夫機在于是也

筌曰樂則奢餘靜則貞廉性餘則神濁
性廉則神清神者智之泉神清則智明
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人莫鑒于流
水而鑒于澄水以其清且平神清意平
乃能形物之情夫聖人者不淫于至樂
不安于至靜能棲神靜樂之間謂之守

中如此施利不能誘聲色不能蕩辯士
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懼見禍
于重開之外慮患于杳冥之內天且不
違而況于兵之詭道者哉

大之至私用之至公

漁尹曰治極微

良曰其機善雖不令天下而行之天下

所不能知天下所不能違

筌曰天道曲成萬物而不遺椿菌鵬鷃

巨細修短各得其所至私也雲行雨施

雷電霜寬生殺之均至公也聖人則天

法地養萬民察勞苦至私也行正令施

法象至公也孫武曰視卒如愛子可以

俱死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溪愛而

不能令譬若驕子是故令之以文齊之
以武
禽之制在炁

注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哉

尹曰炁者天之機

筌曰元龜食蟒鸕隼擊鵠黃腰啖虎飛
鼠斷猿蛛蛭噉魚狼狽啗鵠餘甘柔金

河車服之無窮化玉雄黃變鐵有不灰
之木浮水之石夫禽獸木石得其氣尚
能以小制大况英雄得其炁而不能淨
寰海而御宇宙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
于恩

注太公曰損已者物愛之厚已者物薄

之

筌曰謀生者必先死而後生習死者必
先生而後死鶡冠子曰不死不生不斷
不成孫武曰投之死地而後生致之亡
地而後存吳起曰兵戰之場立屍之地
必死則生幸生則死恩者害之源害者
恩之源吳樹恩于越而害生周立害于

殷而恩生死之與生也恩之與害相反
紕纏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注太公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

筌曰景星見黃龍下翔鳳至醴泉出嘉
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揚波日月薄蝕五
星失行四時相錯晝冥宵光山崩川涸

冬雷夏霜愚人以此天地文理為理亂
之機文思安安光被四表克明俊德以
親九族六府三事無相奪倫百穀用成
兆民用康昏主邪臣法令不一重賦苛
政上下相蒙懿戚貴臣驕奢淫縱酣酒
嗜音峻宇雕牆百姓流亡思亂怨上我
以此時物文理為理亂之機也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
我以不奇期聖

注 筌曰賢哲之心深妙難測由巢之跡
人或窺之至于應變無方自機轉而不
窮之智人豈虞之以跡度心乃為愚者
也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陰符經
六
注良曰理人自死理軍亡兵無死則無
不死無生則無不生故知乎死生國家
安寧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注尹曰靜之至不知所以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注良曰天地之道浸微而推勝之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注良曰陰陽相推激至于變化在于目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注良曰大人見之為自然英哲見之為

制愚者見之為化

尹曰知自然之道萬物不能違故利而行之

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

注良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鳥獸
至淨律歷所不能契從而機之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

注良曰六癸為天藏可以伏藏也

陰陽相圖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注亮曰奇器者聖智也天垂象聖人則

之推甲子畫八卦考著龜稽律歷則鬼神之情陰陽之理昭著乎象無不盡矣
亮曰八卦之象申而明之六十甲子轉
而用之神出鬼入萬明一矣

良曰萬生萬象者心也合藏陰陽之術
日月之數昭昭乎在人心矣廣成子曰
甲子合陽九之數也卦象出師衆之法

出師以律動合鬼神順天應時而用鬼神之道也

按陰符經三篇為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淳風李筌七家注雜以兵家語然史記蘓秦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簡練揣摩索隱引戰國策謂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固也此

書宗肯與大易老子同歸而易言龍戰
于野其血元黃老言聖人不死大盜不
止亦奇險語安得以書中天發殺機龍
蛇起陸天地萬物之盜等語遂目為詭
誕不經乎

終

陰符經注

廿

咸豐乙卯重鐫

諸葛武侯著

太

谷

陰

符

經

解

板藏草廬



叙

陰符之學天地造化之精微人物理
氣之終始也烏容宣洩哉故仙言丹
成而魔來史紀字作而鬼泣彼幻異
之術文字之迹且然况上通帝載而
下括萬類之書乎宜其傳之不易易
也夫龍圖龜書出於羲禹象緯理數

肇自唐虞皆中華古聖帝之垂教於
天下萬世者也世傳有三式之數謂
太乙奇門六壬三者而已蓋太乙遁
乙干示前知也奇門遁其甲示逃藏
也六壬遁干與支象人事之變遷也
斯三者乃兵家之最要以陰陽占候
安營佈陣之玄機耳太乙之占以十

二辰宮陰陽各立七十二局如有災
祥禍福主客勝負乃詳見各宮一一
如指諸掌奇門之用以一歲成謂陰
陽約為一十八圖如或布門接氣陳
兵立壘亦備見諸圖歷歷列之於目
六壬之旨以四課三傳陰陽合成七
百二十課則知進退存亡吉玄消長

而旁通觸類則造化之機見矣

瑯邪諸葛光榮識

陰符集證卷下

瑯邪 諸葛先榮輯

廣陵 方元壯校

貴陽 鍾伏武閱

姑蘓 袁世忠評

集證古今

世忠曰陰符乃始於黃帝而惟諸葛武侯

獨得其要後人多詭設其名以悞人總
不外乎帝之法也陰符之用方圓曲直
地形有廣狹尖斜如金鼓旌旗之曉視
聽坐作進退之嚴矩度東西南北之正
方隅其間運用之妙惟在宰於一心以
應乎萬變是故大將軍居中央而為握
機如心神居方寸而運四肢當敵者即

即整兵戎之衆反不反什二三焉豈火
易因萃象以除戎器戒不虞之義哉伏
乞 聖明留心武事明 敕所司通將

洪武年間原設衛所軍士隊伍并見在
數目以 聞下執政大臣傳其詳究軍
伍前後所以多寡之數必欲復 祖

宗之舊其疏備陳然後集議除其舊而

新之收其散而聚之斷斷乎必有益於
國必無損於民然後行之庶幾合乎大
易萃卦之象以為
國家制治保邦
千萬年長久之計
宗社生靈不勝
之幸矣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明發 朱子曰聖人之德無一塵之累無事

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
用隨感而應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
其物之謂矣

明發 丘文莊曰神武不殺四字雖聖人以
贊易卦之用然武而謂之神神武而謂

之不殺神武而不殺之一言是誠聖人
文化之妙用武德之至仁極陰陽生殺
之機妙仁義生成之化方其事之未來
也運其神妙之機而測度之於幾微朕
兆之先及其事之既往也歛其明照之
用而包涵之於幽微陰密之地用是以
立武則變化而莫測運用而無方仁厚

而不傷廣大而無問是即帝堯廣運之
武成湯天錫之勇也伏惟 聖人在

上體大易神知之德存神武不殺之心
民之有患不得已而用武本仁心而運
神知仗道義以施德威以不殺而為殺
也則聖武布昭於天下則其所謂乃武
者不獨並稱於乃文而且與乃聖乃神

之妙用巍巍乎蕩蕩乎

詩之殷武曰撻彼殷武奮發荆楚采入其
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發

程子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湯孫謂高

宗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
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
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

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
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朱子曰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
勝者蓋繼衰亂之後內之則法度之既
弛紀綱之既壞外之則諸侯之既叛四
夷之既起然非以武德勝之則安能舉
王綱於已墜令人心於已離撥亂而復

反於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信乎其無愧於為湯之孫矣

李樗曰楚邊方國也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徃徃為患高宗所以伐之

明

丘文莊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事

之至難者也然詩人頌高宗不徒曰武

而曰殷武而又以為湯孫之緒以見高
宗所以用武遠伐暴亂者不過承其先
世餘烈以孫而成祖之功緒而已然則
後人所成之功何者而非前人之緒哉
詩之皇矣美周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明發

孟子曰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

王安石曰所以畔禮十載不得其欲而
怒則其畔也私而已文王之怒與民同
怒而異乎人之私怒也

明發

丘文莊曰怒者七情之一怒而無所

畔援歆羨是怒而得其中中而中其節
是之謂和聖人一心中和之極是惟不

怒而其所怒者無所偏倚無所乖戾乃
合天理人情於一心故一怒而可以安
天下之民彼秦皇漢武之窮兵黷武是
怒所不當怒者也所怒者一己之私一
怒而害天下之民乃至毒流于四海禍
延于子孫嗚呼可不戒哉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

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發明

司馬遷曰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

西伯於羑里紂後赦西伯賜之弓矢鉞
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
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朱子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
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

作邑言功成也

明發

丘文莊曰先儒謂文王之所以大有

聲者本由於征伐而其所以征伐不過
求天下安寧而觀其功底于成耳蓋人
君自當奉天道以安民民有不安必討
逆天命以致之者於是乎奉天命以討
其罪使之不敢屬吾民焉罪人既得而

其所以為安集生聚之者、無所居故又
為之邑以居之焉、凡若是者、非貪功以
立威也、非廣地以附眾也、盡吾為君之
道以無負上天付托之意耳

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

侯興上帝臨之、無貳爾心

明發

朱子曰此言武王伐紂之時紂眾會

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
我之師為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
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
之曰上帝臨女无二爾心蓋知天命之
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
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

耳

明發

丘文莊曰此詩可見武王之伐紂蓋

承上帝之命有如上帝赫赫然在上而
臨督之者矣此衆所以勸之無二其心
也蓋人之心即天之心人心之所欲即
帝命之所臨苟拂人心而肆行已志則
是人心不歸人心不歸則是上帝不臨
矣上帝不臨則其心不能無疑其心既

疑則雖行師旅之衆將帥之賢亦豈能
有成功哉是故明主之興師動衆恒反
求諸哉曰上帝臨我乎揆之天理而合
則帝命在是矣夫然後決然為之而不
疑不然而不敢少安也

曲禮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
行

明 吳徵曰班次朝儀各有位次整治軍
伍各有部分臨蒞官員各有職掌三者
皆有法惟其有禮是以有威嚴而其法
行也

明 一文莊曰先儒謂威則人不敢犯嚴
則人不敢違所以致其威嚴者禮而已
矣是以朝廷之儀官府之治雖皆不可

以無禮而於軍伍之法尤當以威嚴為
尚然徒尚威嚴而不本於禮則所謂威
者聽克之容嚴者暴戾之氣也

春秋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明發

丘文莊曰胡安國謂兵權不可去公

室有天下國家宜以魯為鑒魯一國也
尚不可失兵權而況天子之天下者矣

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

與陣

同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

亡

勝

范甯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鄰國

望我歡若親戚何師之為師衆素嚴不

須耀軍列陳上兵伐謀何廼至陳軍陳

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投兵勝地避

盍始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明發

林堯叟曰因壘而降壘石壘也言不

增兵但因舊壘而崇自服

明發

丘文莊曰必德無闕而後可以伐人

世主有欲興師以伐人者盍姑內自省
曰吾之德有闕否乎若猶有闕方當修
省之不暇幸人之不伐我也何可以伐

人乎哉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
既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
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
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
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
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

鼓不成列

明發 蘓軾曰古人有言圖王不成猶足以

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

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

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

一子魚而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

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

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
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一城耶

明發

丘文莊曰宋襄公之敗公羊謂君子

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亡大禮

有君而无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

此其言雖過然襄公之戰未必全非也

但泥古而不通變是以取敗耳是故善

學聖人者當歸其心其心謂何仁義而已矣若其已然之迹不必拘拘然以步驟之也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其用也在物無不惡之然人亦或有以
為佳美不惡之者無乃反以兵為佳乎
有道之士心恬淡而志無為惟以道德
為樂不以兵式為佳豈肯處其身不祥
之地而殺人以為樂哉後世人主如有
用兵為佳殺人為樂本欲求以得志於
天下卒之殞身覆宗者多矣老氏之言

實攻虛故无死者民盡其命无奔背散
亡見危受命義存君親雖沒猶存也

論丘文莊曰古之聖王制治於未亂保
邦於未危為國以德禮而不專恃於兵

未嘗無兵也而不用之於師旅雖用師
族之衆而不布於行陳雖有行陳之法
而不施於戰鬥戰鬪有其備遇敵可以

不死然卒不戰也死亡以其道雖死可
以不亡然卒不死也說者以一言為一
事而各援古人之事以實之予不取焉
左氏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
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也
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

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論丘文莊曰鄭莊公會齊魯伐許既入
許莊公命許大夫奉許叔君子謂其得
伐叛討罪存亡繼絕之禮所謂無刑而
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
之此數言者誠得聖人制事待人之要
而所謂相時而動无累後人者其為慮

周而謀遠尤可為世法者也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

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

力不親親

鄭息同姓之國

不徵辭不察有罪犯

五不韙

韙是也

而以伐人其敗師也不亦

宜乎

注杜預曰不徵辭謂言語相限當明徵

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鬪

論丘文莊曰驢之為言是也人之興師

以伐人者皆見他人有不是處耳反求

諸已吾之所行者亦有不是否乎苟有

犯於不是者則亟止焉所謂是者理而

已矣順理為是逆理為非如此是惟不

動衆動則合天道是惟不伐人伐乃奉

天伐也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戰于長勺公將鼓之
劇曰未可齊人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
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
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
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
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

注孔氏曰禮樂慈愛謂國君教民民有
此四者畜聚此事然後可與人戰故云
戰所畜也士為旣言其目更以其義覆
之禮尚謙讓讓事謂禮也樂以和親樂
和為樂也慈謂愛之深也愛親謂慈也
愛極然後哀喪謂愛也民間有此四事
然後可用以戰

論丘文莊曰春秋去古未遠故其論戰
恒以民心為本後世則論敵情而已矣
春秋僖公十有九年宋人圍曹子魚言於
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
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
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
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

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
逐之

論丘丈莊曰曹劌對魯莊公之言既得
用兵之本復得用兵之法所謂小惠未
徧小信未孚皆不可以戰惟察獄以其
情是為盡心之忠如是而後可戰可謂
得戰之本矣若夫三鼓則氣竭懼其有

伏必其敵亂旗靡然後逐之可謂得戰之法矣

晉侯將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下卷終